

自選一完整章節 公墓與絆腳石

為了完成一篇小說，我獨自來到了「柏林 1939-1945 戰爭公墓」（Berlin 1939-1945 War Cemetery）。

我正在寫一篇短篇小說，女主角設定為一個對死亡很迷戀的怪女孩，她到處參加陌生人的喪禮，研究各個宗教處理死亡的方式，到了巴西不去森巴嘉年華，而是在墓園裡露營與死亡共眠。有一天，她在某個喪禮上認識了婚禮歌手，兩人在短暫的夏天裡談了一場戀愛。夏天結束，婚禮歌手終於受不了一天到晚跟女孩去參加喪禮，不告而別。這時，女孩才發現自己懷孕了。鍾愛死亡的女孩，身體裡竟有個生命茁壯。我寫了一個場景，描述女孩想要為懷中的胎兒取名，在深夜來到了墓園裡，拿著手電筒點亮每個墓碑。女孩大聲唸出每個陌生死者的名，墓碑上的名字在她的朗誦裡活了過來，慷慨的月光點亮墓園，螢火蟲抓著微風的尾巴飛翔。如此貼近死亡，女孩與肚中的孩子，一點都不孤單。

我在一個安靜的星期三下午跳上腳踏車，一路騎到「柏林 1939-1945 戰爭公墓」，為小說勘景。這裡離市區有段距離，我走進墓園，沒有看到守墓人、訪客，只有茂盛高聳的大樹，安靜地守護這塊土地。入口處的牆上有個鑲十字架的「公墓註冊」（Cemetery Register）盒子，我輕輕旋轉把手，打開盒子，裡頭，是一本詳細登記所有埋葬在此的陣亡者名單，按名字編號索驥，參訪者可清楚地找到墓碑所在地。牆上刻鏤著數字：這裡是 3580 位士兵的長眠地，他們大部分是空軍，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。其中有 2680 位英國人，527 位加拿大人，223 位澳洲人，56 位紐西蘭人，31 位南非人，50 位印度人，5 位波蘭人，8 位國籍不可考。

在台灣，我很怕墓園，因為有太多鬼怪傳說，諸多禁忌、風水、迷信讓生者畏懼死亡。記得我父親下土多年後，依俗必須撿骨安奉，我和家人注視撿骨師熟練地挖出父親遺骨，排列入甕，周遭有棄置的棺木、被敲掉的墓碑殘骸，雖然墓園一尊大型土地公守護著，但整個環境就是令人畏懼。在柏林，我反而常去拜訪墓園，這裡的墓園都很簡單潔淨，天氣好的時候，坐在安靜的墓園樹下閱讀打坐，我腦中都不會浮現任何鬼怪在身邊漂浮的景象。我也喜歡讀墓碑上的墓誌銘，總讓我覺得死亡沒那麼沈重，三句就是一生了。

但我在這個佔地廣大的戰爭公墓裡閱讀著墓誌銘，讀著讀著，眼淚就逼出眼眶。每個墓碑上，都列有亡者國籍、名字、官階、在那場慘烈的世界大戰裡所扮演的角色，還有墓誌銘。這些客死異鄉的士兵，大都才二十幾歲。戰爭的殘酷在於，國家無限擴張，個人迅速縮小，去！去戰場殺敵人，國家需要你去操作機關槍，也務必用年輕的胸膛為國家擋子彈。二十歲應該是生命輝煌時刻，卻必須在戰場裡跨越生死臨界。這裡埋葬的三千多個戰爭亡魂，大都是空軍，他們乘著風來到了德國，死亡就在柏林的天空等著他們。墜落、被俘，敵方我方每天都有大量的年輕人斷魂，個人的生死，只在戰後的異國土地上，佔據一小塊墳地。

某個墓碑前，有個小木頭十字架，上面寫著女兒對父親的思念。我想像一個英國老婦，乘坐飛機來到柏林，也許，飛行路線還跟當年父親的死亡飛行有所重疊。

她到柏林，不去博物館島、不去菩提樹下大道、不吃咖哩香腸，只來這個戰爭公墓，跟早逝的父親說說話，親吻冰冷的墓碑，留下一束鮮花。

整個下午，公墓只有我一人，栗子樹、白樺樹環繞著對稱設計的墓碑群，草地修剪整齊，群鳥爭鳴。死時慘烈犧牲，許多甚至無名無姓，至少死後如此祥和潔淨，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安息？

我把手中的筆記放下，懷疑我是否有辦法寫完這篇小說。面前這些陌生的死者名字，每個都沉甸甸，反觀我的小說，輕盈無重量。

我離開墓園，跳上腳踏車，往市區騎去。在城中區的一家咖啡館前的人行道，我發現了「絆腳石」（Stolperstein），這些隱身在城市各個角落地面上的正方形金屬塊，代表著被納粹迫害屠殺的亡魂。這家咖啡館前有五個絆腳石，表示有五個猶太人之前住在這棟房屋裡，他們被納粹帶走，死於集中營。絆腳石讓人在安穩的城市漫步當中，被那些受害者名字輕輕絆一下，身體短暫失去重心。站穩之後，漫遊者必須彎腰低頭，注視石頭上銘刻的名字。

我蹲在人行道上，心裡默唸著絆腳石上的名字。此時我確定，這篇小說不繼續了。我生長在安逸的年代，見過的烽火是好萊塢特效，嚐過的苦是晚餐桌上的苦瓜，寫死亡議題，只是暴露自己的淺薄。

這個柏林的星期三，故事的重量不在我的夭折小說裡，而在公墓與絆腳石裡。